



四川師範大學
文學院學術叢書

揚雄《方言》 與方言地理學研究

● 李恕豪 著

巴蜀



41.26
273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

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

李恕豪 著

巴蜀書社
中國·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 / 李恕豪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3. 8

ISBN 7—80659—493—0

I. 揚... II. 李... III. 漢語方言—地理語言學—
研究 IV. H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3) 第 049178 號

策劃組稿 汪啓明
責任編輯 李 蓓
封面設計 李文金

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

李恕豪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8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成都市外東中和鎮黃土場 電話 (028) 85651045 郵編 610212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375

字數 170 千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ISBN 7—80659—493—0 / H · 58

定價: 1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

(首批目錄)

- | | |
|--------------------|-------|
| 簡帛文獻學通論 | 張顯成 著 |
| 漢語古籍校勘學 | 管錫華 著 |
| ○ 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 | 管錫華 著 |
| ○ 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 | 李恕豪 著 |
| ○ 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匯釋 | 張顯成 著 |
| ○ 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 | 王啓濤 著 |
| ○ 漢小學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 汪啓明 著 |
| ○ 《荀子》單音節形容詞同義關係研究 | 黃曉冬 著 |
| ○ 蘇軾作品量詞研究 | 陳穎 著 |
| ○ 文化文字學 | 劉志成 著 |
| ○ 現代漢語語法論 | 鄧英樹 著 |

* * * * *

- | | |
|----------|-------|
| ○ 楚辭文化研究 | 熊良智 著 |
| ○ 墨子考論 | 秦彥士 著 |

* * * * *

- | | |
|------------------|---------------|
| ○ 簡帛語言文字研究 (第一輯) | 張顯成 主編 |
| ○ 漢語言文字研究 (第一輯) | 管錫華 主編
劉志成 |

(前面加○者爲已出書)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編委會

名譽主任 鍾仕倫

主 任 萬光治

副 主 任 李 誠 劉永康

委 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李 誠 李天道 李恕豪 吳明賢

曹萬生 張顯成 萬光治 蔣漢通

鄧英樹 劉永康 劉志成

總序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成立已近四週年了。回憶建院之初，可謂筆路藍縷，百廢待舉。生計尚且艱辛，何談科研！然而就在此際，我們却依靠“化緣”而來的一點經費，設立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青年科研基金”，並制定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科研獎勵條例”，從而啟動了文學院科研新的里程。

四年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已經成長為擁有三系五所、六個本科專業、九個碩士授權點的我校最大的科研教學實體。教學規模的擴大，意味着教學任務的日益繁重，然而可喜的是文學院的廣大教職工又尤其是中青年教職工却敏感到科研較之以往的更加重要。因為教學中科研含量比重越高，就越能從根本上提高教學的質量，這也正是學校“在做大的基礎上做强”的戰略方針實施的保證。於是他們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讀博士、搞科研、提職稱，開創了中文系——文學院有史以來最熱火朝天的令人欣喜的科研局面。“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與“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是一種不限專業、不拘形式的叢書。凡屬文學院教師所著且受文學院出版資助的學術性專

著皆在其列。“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材料”則以二級學科碩士授權點為單位組織編寫。我們希望文學院所屬各二級學科碩士授權點將來都能認真編寫一套適合自己沉重的反映出自己專業水平和特色的教材，這也是提高研究生教學質量，規範培養規格和模式有效的途徑。

近四年來，文學院隨着自身經濟狀況的改善，逐步加大對科研的投入，最近兩年的年投入額皆在 20 萬元以上。現在在學校的關懷和出版部門的支持下，“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兩種叢書誕生了，她預示着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的科研正葆有其美妙的前景，我們有理由對未來更加充滿信心。

編委會

2001 年 6 月

目 錄

第一章 揚雄和他的《方言》	(1)
第一節 上古時期中國的語言狀況	(1)
第二節 《方言》作者考辨及材料來源	(12)
第三節 《方言》的內容和體例	(18)
第四節 《方言》的價值	(20)
第五節 《方言》的影響	(27)
第二章 《方言》的方言地理學研究	(30)
第三章 《方言》中的地名研究	(41)
第一節 《方言》中的行政區劃名	(41)
一、古代的國名	(41)
二、漢代的郡、國名	(53)
三、縣名和邑名	(55)
第二節 《方言》中的自然地理名	(57)
一、古代的州名	(57)
二、山嶽名	(61)
三、水名	(65)

四、方位名	(70)
第四章 秦晉方言區	(73)
第一節 秦晉方言區的劃分	(73)
第二節 秦晉方言與其他方言的關係	(83)
第五章 周韓鄭方言區	(90)
第一節 周韓鄭方言區的劃分	(90)
第二節 周韓鄭方言與其他方言的關係	(93)
第六章 趙魏方言區	(100)
第一節 趙魏方言區的劃分	(100)
第二節 趙魏方言與其他方言的關係	(102)
第七章 衛宋方言區	(112)
第一節 衛宋方言區的劃分	(112)
第二節 衛宋方言與其他方言的關係	(118)
第八章 齊魯方言區	(125)
第一節 齊魯方言區的劃分	(125)
第二節 齊魯方言與其他方言的關係	(130)
第九章 東齊海岱方言區	(141)
第一節 東齊海岱方言區的劃分	(141)
第二節 東齊海岱方言與其他方言的關係	(143)
第十章 燕代方言區	(151)
第十一章 北燕朝鮮方言區	(159)
第一節 北燕朝鮮方言區的劃分	(159)
第二節 北燕朝鮮方言的來源和特點	(161)
第十二章 楚方言區	(167)
第一節 楚方言的來源和範圍	(167)

第二節	楚方言的各個次方言及其相互關係	(170)
第三節	楚方言與其他方言的關係	(181)
第十三章	南楚方言區	(190)
第一節	南楚方言區的劃分和來源	(190)
第二節	南楚方言與其他方言的關係	(195)
第十四章	南越方言區	(202)
第十五章	吳越方言區	(213)
主要參考書目		(223)
後記		(226)

第一章 揚雄和他的《方言》

第一節 上古時期中國的語言狀況

中國是世界上最上方言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也是方言研究歷史最悠久的國家。早在周代，就由政府出面組織進行過持久的大規模的方言調查。西漢時期的著名學者揚雄，爲了繼承古代方言調查的傳統，在首都長安親自向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調查當時各地的方言，然後加以排比整理，經過 27 年艱苦持續的努力，撰寫出了我國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著作——《方言》。《方言》一書，如實地反映了當時漢語方言的實際情況，使我們在兩千年之後，仍然能够比較準確地瞭解西漢後期漢語方言詞彙分布的大致面貌。因此，這部著作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一直享有無比崇高的聲望。從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來看，可以被認作是近代方言地理學的先驅。

揚雄《方言》以後，各個時代對於方言的記錄、調查和研究一直持續不斷，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方言研究傳統。“五四”運動以後，成熟於西方的方言地理學傳到中國，

中國學者引進和使用方言地理學的觀點和方法，對中國的各地方言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此，中國的方言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解放後，尤其是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方言研究更是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即使在世界範圍內，其成果也毫不遜色。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自己的語言研究傳統，植根於中國本土的傳統的方言研究仍然有它自身的優點，某些觀點、方法和研究成果，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們採用和借鑒。

中國今天的方言研究建立在現代漢語方言的語言事實的基礎上，中國古代的方言研究自然也是以當時漢語方言的實際作為其研究對象的。因此，在論述揚雄的方言研究之前，我們先對上古時期中國的語言狀況作一個概括介紹。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遼闊的國土上，除了漢族以外，還生息着衆多的兄弟民族。在這些民族中，除了個別的民族如滿族和回族外，大多仍然在使用自己的語言，只不過在使用語言時呈現出非常複雜的情況。從語言的譜系分類來看，我國各個民族的語言分別屬於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馬來-玻利尼西亞語系、南亞語系和印歐語系。

漢族是中國人口最多的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漢民族雖然都使用漢語，但卻因為東西南北地域的不同而分別說不同的方言。根據現在大多數學者的意見，現代漢語方言可以劃分為七個大區，它們是：官話方言（北方方言）區、吳方言區、湘方言區、贛方言區、客家方言區、閩方言區、粵方言區。每個大的方言區下面又可以分為若干個次方言、土語，直到地點方言。隨着方言調查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新的方言材料不斷增加，對

方言的認識也不斷加深。1987年《中國語言地圖集》出版，把漢語劃分為十個大的方言區，即把晉語從官話方言中獨立出來，另外再把皖南一帶的徽語和廣西的平話劃分出來，從而確定了十大方言的格局。

中國這種多民族多語言和方言的情況，自古以來便存在着，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古代，中原一帶生活着漢民族的前身——華夏民族。華夏民族內部雖然有方言之分，但總的說來是比較一致的，相互之間可以聽懂，因而不需要翻譯。《呂氏春秋·慎勢》：“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而在東南西北四周，甚至在中原的某些地區，則生活着大大小小的各個民族。古人按照其地域分布，把這些民族分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類。《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當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分類，例如《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這些不同的民族所說的是與華夏各國不同的語言。例如《左傳·襄公十四年》中就記載有戎族首領戎子駒支的話：“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春秋時代的西戎，在民族分類上屬於氐羌系的民族^①，氐羌民族就是現代說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諸語言民族的祖先。

至於東夷民族，徐松石指出，他們與今天的壯族、傣族有着共

^① 見林惠祥《中國民族史》第13、14頁，上海書店1984年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影印。

同的起源^①。梁釗韜認為，東夷民族與古代東南沿海的越族有共同的來源，是百越部落北上而形成的，因此，古代的東夷集團與現代侗台語族的各個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同屬於人類學上的“海岱蒙古利亞種族”^②。邢公畹則斷定：“歷史上的東夷集團的語言就是後來逐漸演變為侗台語族的一種語言。”^③古代的越人的確說一種漢藏語系侗台語族的語言。在西漢人劉向的《說苑·善說》中，曾經記載着一首《越人歌》，這是古代的越人奉獻給楚國的令尹子晰的。據現代壯族學者韋慶穩的研究，《越人歌》使用的語言與現代壯語的關係非常密切，是一種古侗台語^④。古代吳、越兩族的語言和風俗基本相同，而不同於像齊國那樣的華夏國家。《呂氏春秋·貴直·知化》引伍子胥的話說：“夫齊之與吳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從先秦兩漢的歷史地名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⑤。由此可見，古代的東夷、吳、越等民族所說的都是屬於侗台語族的語言，而不同於當時華夏民族的語言。

古代生活在南方被稱為“蠻”的民族，大概說的是漢藏語系苗

① 見《粵江流域人民史》第216頁，中華書局，1941年；《泰族僮族粵族考》164頁，中華書局，1946年。

② 見《百越對締造中華民族的貢獻——濮萊的關係及流傳》，載《百越民族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③ 見《漢藏系語言及民族史前情況試析》，載華中工學院《語言研究》1984年第3期第164頁。

④ 見《越人歌與壯語的關係試探》，載《民族語文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⑤ 見周振鶴、游汝傑《古越語地名初探》，載《復旦學報》1980年第4期。

瑶語族的語言。李永燧認為，“蠻”實際上是上古苗瑶民族的自稱^①。至於北狄，學術界一般都認為是屬於說阿爾泰語系語言的民族。

由於眾多的語言存在，因此需要翻譯。在周代，設有專門掌管外交和翻譯的官員，叫做“象胥”。《周禮·秋官》說：“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象胥”又叫“舌人”。《國語·周語中》：“戎狄……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注：“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周代的譯官有很細的分工。《禮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翻譯的作用就在於“達其志，通其欲”。可以推測，當時各個民族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尤其是非華夏族的人民學習華夏民族語言的情況十分普遍。例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戎子駒支反駁晉國執政范宣子對他的指責後，“賦《青蠅》而退”，表現出高度的華夏文化修養。

至遲在周代，黃河流域已經形成了區域性的民族共同語，這種共同語叫做“雅言”。荀子說：“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榮辱》）“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

① 見《關於苗瑶族的自稱——兼說“蠻”》，載《民族語文》1983年第6期。

· 儒效》)“雅”、“夏”古字通^①。黃侃也認為,“雅”是“夏”的借字^②,孫作雲也說“雅”就是“夏”^③。可見,古代所謂“雅言”就是“夏言”,主要指不同於東西南北各個少數民族語言的中原華夏民族的語言。另一方面,“雅言”也是相對於華夏語中各個方言而言的。《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引其從叔劉台拱《論語駢枝》中的話說:“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可見,孔子在誦讀古代典籍以及參加正式典禮的時候,使用“正言其音”的“雅言”,而不使用他的家鄉話魯方言。在孔子的教育中,有“言語”一科,宰我和子貢都是這方面最傑出的學生^④。在平時的教學活動以及政治遊說中,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大概也使用“雅言”。當時的上層社會在語言的使用上大概也是這種情況。劉台拱說:“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⑤雅言最初的使用範圍比較狹窄,只是西周王畿一帶的方言,後來勢力逐漸擴大。劉寶楠說:“周室

① 見劉寶楠《論語正義·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條中。

② 見《爾雅略說》,載《黃侃論學雜著》第36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③ 見《說雅》,載《文史哲》1958年1月;又見《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第332頁—342頁,中華書局,1966年。

④ 見《論語·先進》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⑤ 見劉寶楠《論語正義·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條中。

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①平王東遷以後，則以洛邑方言作爲雅言的基礎。周生亞說：“雅言的實質就是通行範圍較廣的洛邑方言。”^②

同今天的情況相似，上古時期的中國無疑存在着衆多的方言。例如，《左傳·文公十三年》：“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當時的魏是晉國的屬邑，可見秦方言與晉方言並不一樣。《戰國策·秦策》：“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按：應爲“朴”）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這說明戰國時期周、鄭方言之間詞彙上的差別。《孟子·萬章上》：“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在孟子看來，“齊東野人”與一般的齊人很不一樣。這裏不僅指風俗、文化，同時也包括語言在內。西漢揚雄著《方言》，所載齊方言與東齊方言的確存在着很大的差別。孟子還稱楚國人許行爲“南蠻鴟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這說明當時的楚方言與黃河流域一帶的方言在語音上有着顯著的差別。

有人認爲，上古漢語人稱代詞繁複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方言的分歧。這些方言有：殷方言（代表文獻是甲文、宗周金文和《尚書》）、洛邑方言（代表文獻是《詩經》）、魯方言或某些北方方言（代表文獻是《論語》、《左傳》和《孟子》）^③。這種對古代方言的區分，與其說是着眼於空間，還不如說是更多地着眼於時間。就

① 見《論語正義·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條中。

② 《論上古漢語人稱代詞繁複的原因》，載《中國語文》1980年第2期。

③ 同上。